

台灣文學年鑑20：新起點與再出發

楊宗翰

文學年鑑，所為何事？廿年積累，有何反思？2017年8月4日在國家圖書館188會議室，由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，國家圖書館合辦之「台灣文學年鑑20」工作坊，先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王麗蕉主任以「從紙上到雲端，談史料蒐集建置與資料庫系統發展」為題，分享了史料如何透過系統化整理與建置，逐步形成有效的資源。接下來的兩場座談，第一場以「台灣文學年鑑的過去、現在與未來」為主題，張錦郎老師在細讀年鑑編纂之內容後提出指正；彭瑞金老師回憶起當年在靜宜大學承攬的編纂工作；李瑞騰老師強調工具書的重要性及自己的觀察；封德屏社長則以文訊雜誌社編纂四年的經驗，提出對日後《台灣文學年鑑》工作團隊的建言。四位前輩無私的經驗分享，對台灣文學館的年鑑編輯團隊確實提供許多啟發。第二場座談邀請到了丁鳳珍、林肇豐、陳玉金、楊維仁四位曾參與年鑑「創作與研究概述」的撰稿者，分別從語言、文類、發展等不同的角度，提出對未來年鑑編寫工程的期許。

在一次與台文館林佩蓉助理研究員交談中，我提及《台灣文學年鑑》編纂工作與「台灣文學的建制化」關係密切，實在應該跟「台灣文學系所籌設」、「青年文學會議」等恰滿20週年的「台文成長史」議題，獨立或一併開辦工作坊／研討會。沒想到行

動派的佩蓉一直把此事放在心上，用最快的速度籌辦了8月4日這場工作坊。我除了心存感謝，也想藉此談談自己對文學年鑑的幾點觀察。

一、原本這場工作坊在我的想像中，應該是研討會的規模。那樣至少得在半年前先進行邀稿或開放投稿，從這裡去建構起「年鑑學」的可能性。甚至應該主動把非台灣文學系所的學者，邀來會場一起討論。因為在面對國家的歷史建構時，確實需要開放更多不同學術領域的人來討論，中國文學研究者、外國文學研究者都很歡迎。透過反覆激盪跟多方辯論，方能在「年鑑學」的體系看見台灣文學的位置及特殊性。國立台灣文學館作為年鑑的編纂及出版機關，未來可以考慮策劃更大規模的學術研討會。這場工作坊是很好的開始，我建議不妨視為《台灣文學年鑑》的新起點，也是在替年鑑編纂工作創造再出發的條件與環境。

二、台灣文學年鑑應該強化審稿機制。為了能讓內容及體例符合年鑑的要求，建立審稿機制確有其必要性。雖然我知道越來越不容易邀請到撰稿者，但仍然必須堅持品質，對進來的稿件做初、複審。台文館的編輯部可以先進行初審，再請編委、顧問或者委外學者進行複審。如此一來整個作業時間勢將提前，但年鑑既是「國之大典」，審慎為之方為上策。

三、培養年輕一輩的撰寫者。建議優先考慮各校博士後研究員或專、兼任助理教授。審稿者則可以邀請正教授或副教授，專業判斷，匿名審查。我也建議日後應多召開分區工作會議，透過面對面討論，凝聚起對文學年鑑的想像。亦可藉此吸引跟培育新一代人才，讓關心台灣文學年鑑編纂者遍地開花、源源不絕。

四、雖然經過二十年，年鑑的體例似乎還不夠穩定，需要統一。這次的工作坊會議手冊裡收錄了歷來目次集，逐年比較便知有些文類的創作或研究概述並沒有刊登、有些在篇幅長短上有所差距。如何保持體例的穩定性，並設計出「備援方案」（譬如因撰稿者未能如期完成，整部2008年台灣文學年鑑竟獨缺新詩概述部分），這些都是日後台文館編輯部不能迴避的挑戰。容我再舉「美國對台灣文學的研究概述」為例，便呈現出高度的不穩定，讓人不明白為什麼今年是美國、接下來卻變成歐美？譬如1996年本來沒有這一塊，到1997年才由應鳳凰執筆〈台灣文學研究在美國〉，1998年又沒了。1999年改由奚密撰寫〈近年美國的台灣文學研究〉，2000、2001、2003又空白了，只有2002由柳書琴撰寫範疇有別的〈台灣文學會議在美國〉。2004年有杜國清〈台灣文學研究在美國〉，2005空白，2006改由卓立、杜國清、張季琳聯名合撰〈歐、美、日對台灣文學研究概述〉，通通攪拌在一起。2007改稱〈境外對台灣文學的研究〉，由劉俊、王萬睿執筆；2008又變成〈境外對台灣文學的研究概述〉，由陳信元、王萬睿、唐顥芸來寫。我很佩服劉俊教授的學術功力，但是這部由台灣出版的《台灣文學年鑑》竟要由中國大

陸學者來負責，難道本地真的找不到一個人選？

後來幾年的變化更是劇烈：2009用「英美」，2010用「歐美澳」，2011雖用「歐美」卻是倒過來的（張錦忠〈台灣對歐美文學研究概述〉），2012用「美加」，2013用「美國」。到2014都沒了，只有「台灣文學外譯研究概述」。2015又突然捨棄北美，改為「歐洲對台灣文學研究概述」，執筆人是在蘇黎世留學的利文祺。缺乏穩定，未見解釋；混亂至此，可有盡頭？倒像是文學年鑑在遷就執筆者，實在不宜。

五、文學年鑑是最好的文化外交。年鑑是在替國家做紀錄與保存，也是一國對外展示文學實力的最佳例證。以這個角度來看，目前雖然已建置了雲端資料庫，但紙本的文學年鑑印量上宜加不宜減。

六、跟大專院校一起合作，連結新一代讀者。目前文學年鑑的使用率還不高，但畢竟是累積了二十年的資料，藏有許多訊息可供探勘。台灣文學年鑑尤其需要爭取年輕讀者的關注，建議台文系所教師授課時可多引導學生利用年鑑的資料庫，甚至跟課程單元直接結合。期盼此舉能讓他們今日是年鑑的使用者，未來成為年鑑的撰寫者。

雖然過了這麼多年，我對文學年鑑能否成「學」，仍然懷有熱情與期待。容我提醒：《台灣文學年鑑》的編纂不只是台灣文學館「自己的事」——它是台灣的事，我們的事。